



E.L.DOCTOROW

RAGTIME

拉格泰姆时代

[美] E.L. 多克托罗 著

刘奚 常涛 译

一支令人震惊、令人沉醉的拉格泰姆曲
一幅奔腾年代美国社会巨幅风尘画
一个惊心动魄、悲怆低沉的复仇故事

文学大师多克托罗畅销不衰的美国当代文学经典
入选兰登书屋“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
《时代周刊》“100部不朽的英文小说”

拉格泰姆时代

RAGTIME

E.L.DOCTOROW

〔美〕E.L. 多克托罗 著

刘真 常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格泰姆时代/(美)多克托罗著;常涛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454-8

I. ①拉… II. ①多… ②常…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7674 号

RAGTIME

by E.L.Doctorow

Copyright © 1974, 1975 by E.L.Doctorow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622

责任编辑:姜逸青
选题策划:彭伦
装帧设计:汪佳诗

拉格泰姆时代

[美]E.L.多克托罗 著
刘奚 常涛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发行所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字数 180,000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454-8/I·4346 定价:39.00元

本书敬献给
罗丝·多克托罗·巴克

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
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

——斯科特·乔普林*

* 拉格泰姆 (Ragtime) 是十九世纪末美国黑人的一种以切分节奏为特征的乐曲，风靡于1890年至1915年间，70年代初期又开始流行。乔普林 (Scott Joplin, 1868—1917) 是美国拉格泰姆钢琴家、作曲家，人称拉格泰姆之王。

第一部

一九〇二年，父亲在纽约州新罗谢尔市布罗德维尤大街山顶上建造了一幢房子。这是一幢结实的三层褐石楼房，木瓦屋顶上开着天窗，凸在墙外的窗户有条纹帆布篷遮阴，还有纱窗隔着的门廊。在六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全家欢欢喜喜地迁入了新居。从此，一家人似乎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上几年舒坦的日子了。父亲的收入大部分是靠制造国旗、彩旗、花炮等表达爱国热忱的产品积攒起来的。在二十世纪初，爱国主义是一种靠得住的感情。其时，执政的总统是西奥多·罗斯福。人们常常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不是在户外参加游行、露天音乐会、炸鱼聚餐、政治性野餐、社交性远足，就是待在会议厅、杂耍剧场、歌剧院和舞厅里。好像什么娱乐活动都必须有大群人参加才行。火车、轮船和电车不断地把人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时尚，人们就是那样生活的。那时候，女人们要比现在壮实。她们撑着白色的阳伞参观军舰。夏天人人都穿白衣服。网球拍是椭圆形的，很笨重。令人头昏目眩的儿女私情甚多。没有黑人。没有移民。星期天午饭后，父亲和母亲上了楼，关上了房门。外祖父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睡着了。穿着水手服的小男孩坐在有纱窗的门廊里，赶着苍蝇。山脚下，母亲的弟弟登上一辆街车，坐到了终点站。他是个孤独、内向的年轻人，常常被人认为缺乏自知之明。终点站的周围是一片长满泽草的荒野，空气咸涩。母亲的弟弟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布衣服，戴一顶硬草帽，蓄着淡黄色的胡髭。他挽起裤腿，赤脚在盐碱滩上走着，不时惊起一些海鸟。在美国的历史上，这正是温斯洛·霍默在作画的时候。东海

岸还能看到落日的余晖。霍默画下了这暮色。大海显得阴沉沉的，新英格兰沿岸的岩礁和浅滩都染上了一层冷色。过往船只无缘无故地触了礁，勇敢的人们用缆绳奋力抢救。灯塔里、野莓丛中的那些小屋里，都不断出现怪事儿。美国上下，偷情与死亡难解难分。私奔的女子在一阵狂欢的颤栗中丧了命。有钱人家买通新闻记者把这种风流韵事遮掩起来。人们从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揣摩着。在纽约，各家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著名建筑师斯坦福·怀特被某铁路兼焦炭大王的一个有怪癖的后代哈里·凯·索开枪打死的消息。哈里·凯·索是伊芙琳·内斯比特的丈夫，而内斯比特则是个有名的美人儿，一度是怀特的情妇。枪击事件就发生在第二十六街。这座占地一个街区的建筑就是怀特本人按照西班牙塞维利亚的风格设计的，房屋是清一色的黄砖、赤陶土，非常气派。正当歌舞剧《香槟小姐》在这条街的麦迪逊广场屋顶花园里举行首演式、艺术家们正在又唱又跳的时候，那个怪人在此盛夏之夜身穿黑色厚外衣，头戴硬草帽，突然掏出手枪朝那位名建筑师的脑袋放了三枪。屋顶上，人们尖叫起来，伊芙琳昏倒了。伊芙琳十五岁的时候曾经给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充当模特儿。她的内衣都是白色的。丈夫常常用鞭子抽她。有一次，她偶然遇到革命家埃玛·戈德曼。戈德曼狠狠地开导了她一番。显然，还是有黑人，还是有移民。尽管报纸上都说这次枪击事件是本世纪最大的一桩罪案，戈德曼却十分明白，那才不过是一九〇六年，离世纪末还有九十四年呢！

母亲的弟弟爱上了伊芙琳·内斯比特。他一直密切注视着围绕伊芙琳·内斯比特这个名字的丑闻，而且还开始推想：她的情夫斯坦福·怀特死了，她的丈夫哈里·凯·索也进了大牢，这样她就需要一个虽然身无分文却是风度翩翩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的体贴。他整日思念着她，急不可耐地想得到她。在他的房间里，墙上贴着一幅查尔斯·达纳·吉布森画的题为《永恒的问号》的画，是从报纸上剪下来

的。画面上是伊芙琳的侧影，披着一头浓密的卷发，有一缕散开了，宛如一个问号挂在额头上，一绺卷曲的秀发装饰着那低垂的眼睛，把眉毛遮住了。她的鼻子向上翘得很是别致，嘴唇微微撅起，细长的颈项像小鸟起飞时那样弯着。为了伊芙琳·内斯比特，一个男人惨死了，另一个男人的一生也毁了。由此，母亲的弟弟得出结论：世界上除了她那双纤细的手臂的拥抱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值得追求，更值得向往的了。

午后是蓝色的薄雾天气。潮水淹没了弟弟的足迹。他弯腰拾起了一只十分完美的贝壳，那贝壳的形状像一枚顶针，粉色与琥珀色螺旋相间，是长岛海湾一带不可多得的品种。在薄雾蒙蒙的日头底下，弟弟的脚踝结上了一层盐霜，他只是仰起头喝下那贝壳里的几滴海水。海鸥在头顶上空盘旋，发出双簧管似的鸣叫声；在他背后那片沼泽尽头的陆地上，在高高的泽草遮住视线的远处，北大街上的街车响着铃声，催促行人赶快闪开。

在城市的这一头，穿水手服的小男孩突然显得烦躁不安起来，开始从门廊这头跑到那头。他用脚尖踩着藤背摇椅的弓腿。孩子到了他这样的年龄，周围的大人们往往预料不到他们会有这么多的聪明才智，因而也就不去理会他们。小男孩每天都看报纸，眼下正关心着职业棒球运动员与一位科学家之间的一场争论：科学家否认有什么曲线球，说这只不过是人的一种错觉。他觉得自己家中的生活不允许他到外面去走走看看。譬如，他对于脱身术大师哈里·胡迪尼的事业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然而家里却一次也未曾带他去看这位大师的表演。胡迪尼是第一流杂耍剧场的头牌演员，观众都是些穷人——搬运夫、小贩、警察、儿童等。他的一生是荒谬绝伦的。他周游世界，接受人们加在他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束缚，一次又一次地从这些束缚中摆脱出来。人们把他五花大绑捆在一张椅子上，他脱身了。用铁链锁在一架梯子上，

他脱身了。让他戴上脚镣手铐，穿上专为犯人和疯子设计的束身衣，把他锁在柜子里，他又脱身了。他能够从银行的金库、钉死的圆桶、缝住的邮袋里脱身，也能够从锌皮作衬里的内勃钢琴音箱、巨型足球、马口铁锅炉、拉盖书桌和香肠衣里面脱身。他的脱身术是神秘莫测的，因为他从不破坏、甚至似乎也未打开过禁锢他的器具。帷幕一拉开，他就衣发凌乱而洋洋自得地站在原封未动、完好如初的容器旁边，向观众频频招手。他从一只灌满了水的密封牛奶桶里逃了出来，从一节押流放者去西伯利亚的闷罐车厢里逃了出来。他摆脱了中国枷具的禁锢，逃出了汉堡的感化院、英国的囚船和波士顿的监狱。用铁链把他锁在汽车轮、水车、大炮上，他逃脱了。带上脚镣手铐从桥上纵身跳入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法国的塞纳河、英国的默西河，他都很快就浮出了水面向人群招手。不论是穿上束身衣倒挂在起重机、双翼飞机或高楼顶上，还是锁在一件没有氧气装备的潜水服里，绑上重荷投入大海，他都脱身了。有一回，他被活埋在坟墓里跑不出来，要人解救了。人们赶紧把他挖了出来，只见他面色苍白，气息奄奄，指甲缝里流着血，眼上不断掉下泥土，站也站不起来。见他这般光景，他的助手都呕吐了，而他却喘着气，咳着血，说：土太重了。人们把他收拾干净，送回了旅馆。今天，胡迪尼离开人世已将近五十年，脱身表演的观众愈来愈多。

小男孩站在门廊的尽头，眼睛盯着纱窗上一只爬来爬去的绿头苍蝇：它的样子好像是从北大街往山上爬。苍蝇飞出去了。一辆汽车从北大街驶上山来。快到山顶时，他看到那是一辆四十五马力的黑色波普-托莱多牌轻便小汽车。他奔出门廊，站在台阶上。汽车驶过他家，吼叫一声便一头撞到路边一根电线杆上。小男孩奔入屋内，喊叫楼上的父母亲，把外祖父也吵醒了。小男孩又奔回门廊。汽车上的车夫和一个乘客正站在街上看着那辆汽车：大车轮，充气车胎，黑瓷漆的木

轮辐，水箱前和挡泥板上装着黄铜的前灯和侧灯，双侧门，车内坐垫装有饰纓。汽车似乎没有撞坏，穿一身制服的车夫掀起了引擎罩，一股白色蒸汽嘶嘶地直往上冒。

有几个人在自己家的前院看热闹。然而，父亲理了理背心上的表链，走下台阶来到人行道上，看看是否可以帮上一把。汽车的主人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脱身术大师哈里·胡迪尼。那天，他刚好乘车经过韦斯切斯特，打算去购买地产。他被邀到父亲的家里小坐，待水箱冷却后再赶路。他那谦逊、近乎平庸的举止使他们感到惊异。他显得无精打采；他在脱身术表演上的成功招来了大批的竞争者，使他必须不断设计出更加惊险的绝招。胡迪尼个子不高，显然是个运动健将。他体格健壮，双手有力，背部和手臂上的肌肉绷紧了他那件满是皱褶的上衣；他那套花呢上衣做工讲究，但不合时令，因为气温已高达华氏八十度。他那鬃毛似的头发由中间分开，清澈的蓝眼珠不停地转动着。胡迪尼对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尊敬，谈起自己的职业则显得有些腼腆，这使他们觉得很得体。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母亲吩咐人送来了柠檬水；胡迪尼感激地喝着。客厅内窗户紧闭，隔开了室外的高温；窗上还有帆布篷遮荫，使室内比较凉爽。胡迪尼想解开领扣。他的注意力被那些方正厚实的陈设所吸引：窗上的帘子，深色的地毯，东方绸的靠垫，绿色的玻璃灯罩，以及躺椅上的斑马皮。父亲注意到胡迪尼的目光，便说那斑马皮是他在非洲一次狩猎中获得的纪念品。父亲是一位颇享盛名的业余探险家，曾任纽约探险家俱乐部主席，至今每年仍交纳会费。其实，再过几天他就要出发，扛起俱乐部的旗帜，参加第三支皮尔里远征队去北极。您是说您要跟大名鼎鼎的皮尔里一起去北极探险？胡迪尼问道。但愿上帝保佑。父亲回答，然后就仰身靠在椅背上，点着一支雪茄。胡迪尼变得健谈起来。他在客厅里踱来踱去，谈到自己的旅行，在欧洲到过的地方；但是北极！那可是非同小

可的！能挑中您去，您肯定不简单！他把目光移向母亲，说：把这个家料理得这样舒适、温暖也是不容易的事儿。他是很有魅力的；母亲是个高大的金发女人，见到他微笑，便垂下了眼帘。接着，胡迪尼用手边的东西给小男孩变了几套小戏法。临走时，全家人把他送到门口，父亲、外祖父与他握手告别。胡迪尼顺着大枫树底下的小径走出去，跨下石级，来到大街上。车夫在那里等候，汽车也已调过头停在路边。胡迪尼坐到车夫身旁，招着手。人们站在自己的院子里看着。小男孩早已跟到大街上，站在汽车前面，瞪着亮晶晶的黄铜前灯里自己那变了样的巨大影像。胡迪尼觉得那孩子眉目俊秀，像他的母亲一样长着一头金发，皮肤白皙，只是似乎有点纤弱。他侧身探出车门，拉着他的手说：孩子，再见！小男孩说了句：警告公爵。接着就跑开了。

胡迪尼的意外出现打断了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床第之欢。从母亲的身上看不出她现在有重荐枕席的意思。她躲入了花园。时间一天天过去，父亲出发的日子愈来愈迫近了。他一直等待着妻子默许他再上她的床的迹象。他明白自己主动表示是会坏事的。他身体结实，要求强烈，但他感激妻子：虽然十分勉强，但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她还是摆出了不雅的姿态。这时候全家都在为他的出发做准备：打点行装，安排好他离家后需要照料的事务，以及处理千头万绪的琐事。母亲用手背撩开额前的一缕头发。家里的人都在为父亲可能遇到的危险担心，可是谁都不会因此而阻拦他。由于父亲时常出远门，他们的婚姻似乎反而显得十分美满了。父亲临行前夜，母亲不小心用袖口把晚餐桌上的一只调羹碰到了地上，她的脸红了。全家人入睡后父亲摸黑来到了她的卧房。此刻他显得恰如其分的庄重和殷勤。母亲闭上了眼睛，双手枕在耳后。汗水从父亲的下颌滴到了她的胸脯上，她吃了一惊，心想：尽管前面只会有灾难，可是我知道这些年是幸福的。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到新罗谢尔车站送行。公司的一些职员也来了，父亲的主要助手做了简短的演说，赢得一阵掌声。去纽约的火车正在进站，五节深颜色的车厢由一架装有辐轮式载重车轮的鲍德温4-4-0型机车牵引着。小男孩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手拿油壶的机修工检查黄铜驱动活塞。忽然他感到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他回过身来，父亲微笑着握住他的手。外祖父硬要帮着提箱子，被人劝阻了。父亲、母亲的弟弟和脚夫一起将大皮箱搬上车。父亲刚把他的妻弟提升到公

司里一个更重要的职位上，他握着年轻人的手，嘱咐他凡事多用心。弟弟点了点头。母亲满意地笑了。她温情地拥抱丈夫，他吻了她的脸颊。父亲站在最后一节车厢尾部的平台上，摘下他的平顶宽边草帽向大家挥手告别，火车慢慢绕过弯道驶出了车站。

第二天早晨，皮尔里北极探险队的队员们与新闻界一起举行了香槟早餐会。随后，他们便登上那艘结实的“罗斯福”号，解缆起锚离开码头，直奔东河而去。消防艇不断向空中喷洒水雾，在旭日中变成一道道五彩缤纷的彩虹。过往的客轮响着深沉的汽笛。过了一些时候，“罗斯福”号驶入公海，这时父亲才相信自己真是踏上了旅途。他站在船栏边眺望，大海那令人敬畏的永恒的旋律渗入了他的骨髓。不久，“罗斯福”号迎面遇到一艘邮轮，满载着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移民。父亲注视着那油漆斑驳的宽大船体和船头激起的浪花。甲板上有数以千计头戴圆顶礼帽的男人和数以千计裹着头巾的女人。那是一艘破旧不堪的轮船，船上无数双深色的眼睛在盯着他，使这个平素十分坚毅的汉子心中蓦地一沉，一种不可名状的绝望攫住了他。海面上刮起了风，掀起阵阵波涛，天色阴暗了下来，大海开始咆哮，像一块块花岗岩的石板、一层层岩板的滑坡，排山倒海般地倾泻下来。父亲注视着那远去的船影，直到它消失在地平线上。然而，那艘邮轮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顾客，因为移民们心中充满着对美国国旗的向往。

三

大多数的移民来自意大利和东欧。他们被装上汽艇带到艾丽丝岛，并在岛上一个用红砖和灰石砌成、装饰古怪的人口货栈中被做了标记，经过淋浴，然后安排到候检棚的长凳上。他们立刻意识到移民局官员所掌握的巨大权力。这些官员随便更改他们不会念的名字，拆散家庭，把那些年老体弱的、害眼病的以及看上去态度傲慢和像流氓的人送上海轮，打发回家。他们的权力令人眼花缭乱。移民们产生了思乡之情。他们走上街头，终于消失在那些经济公寓里。纽约人鄙视他们，说他们不讲卫生，缺乏教养，身上散发着鱼腥气和大蒜味，疥疮流脓流血；他们没有自尊心，为几个小钱什么都肯做；他们偷窃，酗酒，强奸自己的女儿，随意自相残杀。最鄙视他们的莫过于第二代的爱尔兰人，而这些人自己的父辈却也犯过同样的罪。如今，他们的孩子却揪住犹太老头儿的胡须将他们打倒在地上，把意大利小贩的手推车掀翻。

收尸车一年四季都在街头巷尾运走无人认领的弃尸。裹着头巾的老妇常在深夜去陈尸所寻找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尸体就陈列在马口铁的桌子上。每张桌子的边缘镶着水槽，下面有水管直通地上，排泄着桌子上方水龙头不停洒向尸体的水。死者的面部朝上，对着水流，像死后依然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泪水一样。

但是，经济公寓里终于开始传出练习钢琴的声音。人们归附到美国国旗下。他们开凿石头铺设道路，他们唱歌，说笑。这家人有妈妈、爸爸和系着短围裙的小姑娘，全都住在一间屋子里，也全都要做活儿。妈妈和小姑娘缝制短裤，从起床忙到睡觉，每打可以赚七角钱。爸爸

在街头摆摊糊口。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必须了解这个城市。一个星期天，他们异想天开地花一角二分钱买了三张街车票到上城逛麦迪逊大道和第五大道，看高楼大厦。这些高楼大厦被它们的主人称作宫殿。它们的确是宫殿，全都是斯坦福·怀特设计的。爸爸是个社会主义者，他看着这些宫殿，心中愤愤不平。一家人加快了脚步。戴着高头盔的警察注视着他们。在这一带，路边的人行道宽阔而行人稀少，但是警察不喜欢看见移民走过。爸爸解释说，这是因为几年前匹兹堡有个移民向钢铁业的富豪亨利·弗里克开枪行刺。

有人送来一封信，通知他们必须送小姑娘上学。这个家庭顿时发生了危机，他们将人不够出了。妈妈和爸爸无可奈何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小姑娘入了学，开始每天念书。爸爸徘徊在街头，不知如何是好。他是个街头小贩，在路边从未找到一个能赚钱的位置。爸爸走后，妈妈便在窗前一叠裁好的布料边坐下，踩起缝纫机。她是个小巧的黑眼睛女人，棕色的鬃发从当中分开，在脖颈后面扎成一个髻。当她独自一人在家时，总是轻声哼着清脆悦耳的歌儿，她的歌没有歌词。一天下午，她带着做好的活计来到斯坦顿街一家货栈的楼上。主人把她请进办公室，仔细地检查她的活计，夸她手艺不错。他把工钱如数付给她，又多给了一块钱，说是因为她长得好看。他微笑着，摸了摸她的胸脯。妈妈逃走了，也拿走了那一块钱。第二次送活时，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她对爸爸说，她多做了活。她对于雇主的手渐渐习惯了。有一天，为了支付两个星期的房租，她让那人在一张裁剪桌上占有了她。他亲着她的脸，尝到了泪水的涩味。

就在这个时期，一个不知疲倦的报社记者和改革家雅各布·里斯写文章说，需要为穷人解决住房困难。住房拥挤不堪，没有卫生设备，街上散发着粪便的臭味。轻微的伤风感冒或者皮疹都可以夺去儿童的生命，他们就在两张厨房椅子临时搭起来的床上死去，就在地板上死